

世界文豪书系

泰戈尔全集

রবীন্দ্র-রচনাবলী

❀ 10 ❀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泰戈尔全集

রবীন্দ্র-রচনাবলী

二十四卷版

Tagore

Tagore

泰戈尔全集

第十卷

短篇小说

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

倪培耕 黄志坤 董友忱 马孟刚 北 广 冯金辛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短篇小说

目 录

献 眼	(1)
外屋与内室	(23)
过 失	(27)
失 败	(32)
拜堂相见	(37)
难以避免的灾祸	(44)
女邻居	(48)
捣毁的巢	(53)
屈 辱	(111)
因果报应	(123)
献上花环	(167)
教师先生	(182)
秘密财宝	(215)
拉什莫妮的孩子	(233)
履行了的诺言	(268)
哈尔达尔一家	(291)
海蒙蒂	(313)
一个女人的信	(328)
诀别之夜	(344)



陌生女人	(360)
女隐士	(375)
新郎与新娘	(388)
偏 见	(408)
艺术家	(414)
偷来的宝物	(420)
最后的奖赏	(430)
星期日	(433)
最后的话	(458)
实验室	(484)
穆斯林的故事	(533)
一个乘船遇难的人	(539)
连载小说	(550)
女苦行者	(555)

献 眼

一

听说，如今许多孟加拉姑娘依靠自己的努力寻找情侣。我也是这样做的，不过上帝助了我一臂之力。从孩提时期起，我就对湿婆神起誓、膜拜。

不满八岁，我嫁了人。恐怕前世作孽的缘故，我虽有丈夫，也跟没有一样。难近母掳走了我的双目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都无法消受端详丈夫的福气。

十四妙龄时，我分娩了一个死胎，自己也差点送了命。但命中注定要经受痛苦折磨的人，怎能轻松愉快地死去呢？照明用的灯火是不缺油的，但它经过彻夜燃点，就会熄掉。

总算得救了，但身体十分虚弱。心灵的痛苦，加上其他什么原因，使我染上眼疾，视力越来越差。

当时，我丈夫正在研读医学。他倒不忧心如焚，因为他在我身上获得了考验他医学知识的极好机会。于是，他亲自开始诊治我的眼病。

那年，我的兄长也正在紧张地预备法律考试。有一天，他来看望我。见到我这般情景，他十分恐慌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他责备我丈夫说，“你要弄瞎古玛的眼睛吗？”



快去请好的医生瞧瞧！”

我丈夫生气地说：“为什么？难道好医生比我高明百倍？这完全是一个简单的病例，谁都知道治疗它的方法。”

兄长略带怒意地问道：“你认为，你与医学院教授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吗？”

我丈夫不甘示弱：“请你攻读自己的法律吧，你怎么懂得医学。等你将来娶亲，捞到自己妻子的一笔财产，如果发生了争执，打官司，难道你能根据我的意见行事？”

我暗自思量，两雄争斗，草民遭殃。我夹在其中，只会两面受攻。我既然嫁了人，哥哥就不该来干涉，惹是生非。我的痛苦与幸福，我的疾病与健康，如今都与丈夫的利害相关，与他人无关。

自从那天对我兄长说，治疗我眼病是桩小事之后，我丈夫仿佛高傲得飘飘然了。我眼睛不断流水，越流越多。它的真正原因，我丈夫或兄长却都不明白。

我丈夫去医学院的一个下午，我兄长突然不期而至，并带来一位大夫。大夫诊察了我的眼睛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再不小心对待，病势将不可收拾。”说完，他开了一个药方。我兄长马上派人去买药。

大夫走后，我恳求兄长：“哥哥，我伏地向你请求，不要干预对我的治疗。你私自请医生来诊治，会引来祸水的。”

从童年起，我就异常惧怕哥哥，令人惊讶的是，我现在为了维护丈夫，竟敢在他面前说这样的话。但我十分清楚，兄长瞒着我丈夫，给我安排治疗，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消除我不幸的吉祥行为。

哥哥可能对我的想法很吃惊，他沉吟了片刻说：“好吧，今后我再也不带医生来，但配来的药，你要按大夫的嘱咐服完它！”说毕，他快快离去了。

我在丈夫从医学院归来之前，拿起药瓶、涂药水的火柴棍和说明书，匆匆忙忙地扔进院内的水井里。

我丈夫仿佛不满我兄长的干预，他发狠地致力于我眼病的治疗。他用尽了各种治疗方法，眼睛上绷纱布，戴上有色眼镜，滴眼药水，涂眼药膏，尽管我肚子饱饱的，他还让我喝已有腐臭味的鱼肝油。

他每次从医院回来，都关切地询问：“感觉如何？”我总是回答：“好多了。”我自欺欺人地以为，自己或许正在好转。当更多的眼水从眼眶中涌流出来时，我聊以自慰地想：“出水多，可以浇涤眼里坏的杂质。”眼里减少了眼水，我又得意地遐想：“现在可好了，丈夫真有妙手回春的医疗技术。”

但是过了一些日子，眼痛变得难以忍受。眼前一片黑暗，已经看不清任何东西。夜以继日地头痛，更使我苦恼不堪。我觉得，我丈夫似乎十分惊骇，面如土色。我猜测他要借此请医生，我便顺水推舟地说：“为了抚慰我兄长的一片好心，请一次医生来诊察，究竟有什么坏处呢？他正生着气，我心里也挺难受。当然，你的治疗技术比别的医生要高出一筹。”

丈夫说：“你说得对！”就在那天，请一位英国医生来诊治。我无法探听到他们在谈论什么，但好像大夫在责骂我丈夫，他低垂着脑袋，畏缩地站着。

英国医生走了，我拉住丈夫的手说：“从哪儿跑来这般粗野无礼的白色蠢驴？本国高明的医生有的是。难道他能比你更了解我的病情？”

丈夫嘶哑着嗓子说：“眼睛需要动手术。”

我佯装生气地说：“动手术，你早已判定，但你却一直瞒着我。难道你以为我像小孩子一样，感到害怕？”

丈夫的羞愧顿时烟消云散，他又神气活现地说：“人们听说动手术，不感到害怕的英雄豪杰有多少？”



我开玩笑地说：“男人们的英雄本色只在女子面前显露。”

须臾，丈夫沮丧而严肃地说：“说得对，男人的傲慢就是一切。”

我打消他那一本正经的表情说：“难道在傲慢里你们男人能战胜女人？胜利是属于我们女人的。”

这时，兄长来了。我把他叫到一边：“哥哥，依照你那位医生的吩咐行事，我的眼病已明显好转。但有一天，我误把吃的药涂在眼上。从那时起，我的眼睛好像破裂似的痛。我丈夫说，必须叫人动手术。”

兄长懊丧地说：“我原以为，你丈夫在治疗，我为此生气，没来看望你。”

我忙说：“不，我可没有对任何人讲。神不知鬼不觉，我遵循那个医生的嘱咐服药，连丈夫也没告诉，我直怕他生气。”

女人呱呱坠地之后，就学会了撒谎的本领。她既不想使兄长痛苦，也不想降低丈夫的威信；作为母亲，要使怀里的婴儿开心；作为妻室，要使孩子的父亲称心如意——因而，女人需要如此欺骗。

这种骗局产生了效果；失明之前，我能看到自己兄长和丈夫言归于好。兄长想：“秘密治疗，才造成这个不幸。”丈夫想：“悔恨当初不听从兄长的劝告，否则万无一失。”两颗不屈的心暗自忏悔着，互相越来越紧地靠拢。丈夫开始听取兄长的意见，兄长也谦和地支持丈夫处理各项事务。

最后，一个英国医生依照两个人的意见，割治了我的左眼。虚弱的眼睛不堪忍受如此打击，它仅有的微弱光芒顿时消失了。随后，另一只眼睛也渐渐地失明了。童年时代，新婚夫妇拜堂相见的日子里，那位披着月光清辉的年轻而俊秀的形象，曾闪现在我眼前；如今，在那个形象上，仿佛落上了一层永恒的黑色帘幕。

有一天，丈夫走到我床前说：“现在，我不该装腔作势对你说假话，是我弄坏了你的双眼。”

我觉得，他的嗓音被眼泪噎住了。我握住他的手说：“你做得没有什么错！你取走了自己的东西。你考虑过吗？如果别的医生动手术，弄瞎了我的眼睛，我怎能得到慰藉呢？如果是命运决定，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挽救我的眼睛。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，我的眼睛在你手里失明了。当膜拜的莲花缺少时，罗摩掏出自己的眼睛，献给神明。我把自己的双目，也献给神明。我把自己望月的目光，自己的晨曦，自己天空的蔚蓝，自己大地的青葱，统统奉献给你。当你看到使你欢愉的东西，请讲给我听，我将根据你的描述，获得使你视觉欢愉的神圣礼物。”

我不能说那些无法上口的话，尽管我朝朝暮暮想着这些话。当我感到悲哀，信念暗淡下去，为不幸的剥夺而痛苦时，我对自己的心说：依仗安宁、虔诚，努力升华自己，超越自己的痛苦。说完这番话后，我保持着沉默，我已向他叙述了自己心灵的情愫。

他说：“古玛，我愚蠢而固执地毁了你的眼睛，如今我再也不能使它们复活。但我能做一件事：我要永远留在你身边，帮你弥补视觉的丧失。”

我说：“尽说些无用的废话。你会把自己的家庭，变成一座盲人医院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，你应该再娶。”

为什么再娶是极端必要的，就在我详尽解释之前，我的喉咙仿佛哽咽住了似的。咳了几声，镇定一下情绪，我正要开口，丈夫急促地说：“我愚蠢，骄横；尽管如此，我不是伪君子。我亲手弄瞎了你的眼睛。最终又由于这一点抛弃你，重娶老婆，那么我对家神戈比纳塔起誓：谋杀梵天，谋杀父亲的极大罪恶，将降临我头上。”

我捂住他的嘴巴，不许他起如此可怕的誓言。但我的心欣喜



若狂，眼泪堵住了我的嗓子，那种难忍的喜悦之泪，竟使我说不出话。由于无限幸福的激动，我把头埋在枕头里，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。我是瞎子，他却不嫌弃我，紧紧拥抱我。我没有奢望那样的幸运，但心灵是贪婪的。

第一遭泪雨后，我把他的头移开自己的胸膛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起那样可怕的誓言。我叫你再娶，难道是为了你寻欢作乐？不，我考虑过，她能帮你做我从前未失明时所做的活。”

丈夫说：“那些事可吩咐女佣去做。你以为我真发狂，找个女奴来我家，拜堂成亲？难道我能叫她与你那样的女神，共享宝座？”

当他说到“女神”这词儿，便捧起我的脸庞，在我额上亲了一个温柔的吻，那个吻仿佛开了我第三只智眼。就在那一刹那，我仿佛真以女神身份，登上了宝座。

我暗自思忖：“这很好，因祸得福。我失明了，不能成为凡夫俗子的妻室。现在就凌驾于人寰之巅，成为女神，祝福丈夫。”现在不是幻觉，不是欺骗，一个家庭主妇的卑微低贱，全都消失了。

那一日，整整一天，内心充满着冲突。迫于重大誓约，丈夫将不能再娶，这种幸福好像揪住了，怎么也不放开。今天，在我内心出现了新的女神，她说：“那个时候也许会到来，当你丈夫以为，要获取幸福，只有取消誓言重新再娶。”但我内心的妇人说：“敢情好！但他已起了誓，不能再娶。”我内心女神说：“那倒也是。但这里面没有你高兴的任何理由。”内心的妇人说：“我一切都明白，但他已起了誓，那时将……”她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句话。那时，女神静默无言，紧蹙着眉头。我整个的内心已经给这个可怕的怀疑的黑暗包围了。

我丈夫不许男女佣人服侍我，准备亲自侍候我。起初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丈夫一直在我身旁，而且失明以来，我要和他在一

起的愿望日益强烈。从前落在我眼里的丈夫的幸福，现在其他器官努力分摊它，并扩大自己所领受的部分。现在我的丈夫，大部分时间花在外面的工作上。他只要不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好像悬挂在虚空中，而且失掉执据任何东西的感觉。

从前，丈夫从学院回来迟一点，我打开窗户，眺望街心。我通过眼睛，把自己与他活动于其间的世界联结起来；如今没有了视觉，我却用整个身心探寻他。架在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的主要桥梁，如今已经塌陷了，现在，我和他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。我束手无策，只能怀着痛楚的心情，盼等他从他的岸边再爬回到我的岸边来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现在当他离开我一会儿，我瞎眼的身子就猛扑过去，抓住他，号叫着，呼唤着。

但是，这样强烈的盼望，如此依赖，是不好的。本来，压在丈夫头上的妻子重负，已经够多了，不能再在他上面压上我失明的重负。我将自己载运自己的这个广漠黑暗的世界。我虔诚地发誓——我将不通过自己这个无限的黑暗鸿沟，把自己与丈夫联结起来。

我在短暂的时间里，学会了通过触觉、听觉和嗅觉，去完成日常的全部家务，甚至比从前更灵巧地完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事务。现在我感到，与其说视觉帮助我工作，勿宁说它常使我心烦意乱。当眼睛守卫着，耳朵就懒散，它们不去聆听应当听的东西。所以没有了不守安分的视觉，所有的官能都安静，圆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。

现在，我不让丈夫做自己的任何生活琐事，我又像从前一样为他做一切家务。

丈夫对我说：“你剥夺了我的忏悔。”

我说：“你的忏悔，我不知道。但我为什么要增加自己罪恶的重负呢？”

可以说，我解放了他，他呼吸了自由的空气，维护一辈子为



瞎女人服务的诺言，不是男人的职责。

二

通过了医学考试，我丈夫带我去城郊小镇行医。我来到乡村，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八岁时，我离开乡村，到了大城市。在十年光阴里，诞生地像阴影一样，在我心里模糊不清了。在未失明时，加尔各答忙碌而喧闹的生活淹没了我对往昔的回忆。一失明，我恍然大悟，加尔各答仅仅是诱惑我眼睛的城市，不能满足心灵的要求。一失明，我童年生活时期的乡村景象，又像白天告终，在黄昏天际上闪烁的星辰一样，出现在我心里，熠熠发亮。

在九月的最末几天，我们去哈辛普尔。这是我从未到过的新地方，四周的环境如何，我无从知道。但童年时代的那种芳香和幸福之感仿佛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。从新耕耘的浸沾着露水的田野里散发出来的清新泥土气息，金黄色芥菜田里弥漫空间的柔软而甜蜜的芬香，牧童的悠扬的歌声，还有碾在土地上的牛车的吱嘎声，使我高兴得忘乎所以。自己早年生活的回忆，用不可言状的声响和芬香，像现实一样包围住我，而瞎眼是无法抗拒它的。我回到了自己美好的童年时代。但母亲再也不能和我在一起了。

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家，看到了那些沿着村边岸畔长着的参天大树。我在心里描绘着：外祖母披着几束稀疏的头发，背着太阳，坐在后院里，正捣碎做饭菜用的扁豆。但听不到她用柔和而颤动的微弱声音，低吟本乡和尚帕琼达斯的宗教歌声。新谷进仓的欢乐典礼在冷季浸透露水的天空下苏醒，但在轧机房里，轧碾新谷的人群中，已无法和自己童年时代的女友相会。黄昏时分，从附近飘来牛的哞叫声。那时刻又回忆起，妈妈擎着晚灯，点亮了牛栏里的烛光。同时，潮湿的青草味，麦杆燃烧的辛辣烟气，

似乎窜入我的肺腑。我好像听到，从水池岸畔的维卡尔伦加尔的庙里传来了清脆的铜钟声。不知是谁，从我八年童年生活中筛滤出了它臃肿的部分，仅仅在我的周围留下了它的情味，芬香。

同时，我也依稀记起，童年的山盟海誓，挑摘鲜花，膜拜湿婆之神的情景。不得不承认，加尔各答的闲聊、扰乱，人来人往的喧哗，使理智也变样了，宗教职责也不是白璧无瑕的真诚。我记得，有一天，失明之后，我乡村的一个女友来加尔各答看望我，她说：“古玛，你那么无动于衷，不愤慨，换了我，一定不给这样的混账丈夫脸面。”“姐姐，自己瞎了眼，已够作恶了，我怎能忍心再增加丈夫的烦恼呢？应该生不幸眼睛的气，干嘛要生丈夫的气呢？”不在适宜时间，请大夫诊断，拉沃叶对此十分生我丈夫的气，也竭力激怒我。我解释道：“待在家里，总会发生一些情愿与不情愿、知道与不知道、清醒与迷误的那种痛苦与幸福事儿，但如果心里存在虔诚情感，那么在痛苦中也会得到安宁。否则，只能在愤怒争吵、妒忌仇恨、唠唠叨叨中讨生活。我眼瞎了，固然是个大痛苦，但现在我有什么必要去仇恨丈夫，加重痛苦的分量呢。”从像我这样的姑娘嘴里，听到如此守旧的话，拉沃叶蔑视地摇着头，愤然离去。她的话尽管有刺儿，但决不是毫无道理的。拉沃叶这席话在我心底里燃起了火苗，我用脚去踩，仍有一两颗火星漏网。

你所看到的加尔各答，每天发生着无休止的争吵，数不尽的纠纷。在那里耳濡目染，心很快变得冷酷无情。但我一回到乡村，膜拜湿婆神的清新莲花扑鼻而来，我的全部希望和信念，犹如我童年时代一样新鲜和光亮起来。由于上帝降临我身上，我的心和世界得到了充实。我跪在地上，低垂着脑袋说：“噢，我的神！这个安排很好，你取走了我的眼睛，你却伴随着我。”天哪，我说错了。说“你伴随着我”的话是多么放肆无礼。我只有说：“我伴随着你”的权利。哎呀！总有一天，我的神明让我拉长脖



子说这句话。哪怕我什么都丧失，我仍将活下去。没有在谁的头上，施加任何压力，只在我头上施加压力。

三

我们十分愉快地生活着。我丈夫医道上的名声与日俱增，金钱也接踵到手。

但灾祸却存在于金钱之中。由于金钱，心受压迫。当心灵统治时，他能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，但是当金钱承担创造幸福的重负，心灵就没有任何意义。那时，存在心灵幸福的地方，给堆积如山的货物占有，物质替代了幸福。

我不能指出任何特别的事或话语，但盲人具有感觉敏锐的力量。所以天晓得什么原因，我清楚地知道，随着家境富裕，自己丈夫也在变化。

当他年轻时，我丈夫还有判断是非曲直、吉凶善恶的理智。现在，这种判断的理智似乎一天天变得迟钝起来。我记得，有一次他跟我说：“我不单单为饷口度日而学习医业的；我要通过它，为普天下的劳苦人服务。”当他叙述那班医生即使已走到垂死人跟前、不见钱就不肯诊断的情形时，他的嗓音由于愤怒而哽咽。我懂得，那种日子现在一去不复返了。

一个穷苦女人为保住自己独生子的生命，苦苦哀求他，他却不屑一顾。最后，我自己恳求他去帮助，他才草草诊断，敷衍了事。

当我们手头缺钱时，我的丈夫厌恶贪婪金钱的行为；但是当他在银行里存有大笔款项时，他经常与富人管家在家里密谈。我如堕五里雾中，全然不知他们谈论的内容。一旦那人离开之后，丈夫走到我身边，兴高采烈地议论各种事。这时，我通过内心的感觉力量，明白丈夫今天又被玷污了。